

上周,为了给阿涅斯·瓦尔达的艺术创作回顾展“捧场”、同时宣传自己的新书《杨德昌的电影世界》,法国著名电影评论家让·米歇尔·傅东再一次来到中国,并在尤伦斯接受了记者的采访。傅东曾是《电影手册》的主编,虽然2009年因杂志易主发生了“不开心的变化”而离职,但他说“有关《电影手册》的问题我仍然可以回答你。”

此次,瓦尔达的艺术创作回顾展将在中央美院美术馆展至下月18日,83岁的瓦尔达通宵达旦参与了布展。她工作态度严格,但为人极其热情。拍照时,她走到自己的海报旁边,仰着脸说:“我喜欢这太阳和新鲜空气”。阳光照着她半白半咖啡色的“波波头”,那一瞬间,“新浪潮祖母”恍如一杯香草巧克力冰淇淋。 本版采写/本报记者 牛萌 摄影/本报记者 郭延冰

傅东 我想给贾樟柯写书



瓦尔达 “表达”胜过“懂得”



让·米歇尔·傅东

电影评论家,法国《电影手册》前主编。59岁的傅东创建过巴黎露天电影节,撰写了《伍迪·艾伦谈话录》和《论侯孝贤》等大量影史、影人研究著作,《电影手册》易主之后,傅东仍在法国《世界报》做资深影评人,同时在法国高校任电影学教授。作为中国影人的老朋友,傅东对侯孝贤、杨德昌和贾樟柯的电影情有独钟。

“十大”不分艺术与商业,但偏爱难免

《电影手册》每年的“年度十大电影”评选,其实有两个榜单,一个由编辑部评选——过去编辑部固定人员有12-15人;另一个由观众写信来为喜欢的电影投票。我们看哪些电影被提及得最多,取一个平均数。

有人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榜单比现在更强调艺术性、偏爱作者电影,这是一种误解。我们尽量不去区分艺术电影和商业大片,好莱坞电影也有质量好的,《碟中谍》就入选过。回头看那时的榜单,像霍华德·霍克斯的《赤胆威龙》那样的电影,现在看来,你们认

为它是经典的、艺术的,但当时它完全是一部娱乐性很强的商业电影。

当然,偏爱不可避免。如果你看到某个导演的作品,非常欣赏某些元素和手法,下次再看到相似元素会马上认出来,你与他建立了某种隐形的联系,这样就容易产生“偏爱”。比如我第一次看到侯孝贤的《冬冬的假期》,才看了15分钟我就知道他是个非常出色的导演,如果他拍出了感觉不错的新作,入选几率也更大。

我个人非常喜欢克林特·伊斯特伍德,在电影中,他永远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、有什么东西把人们引向现在和未来。至于布莱恩·德·帕尔玛,不提也罢,他有些电影是很好,但有些相当差。

你们知道张军钊在哪里吗?

我每年看400-500部电影,其中30来部是中国电影。1986年我首次来华,看了陈凯歌的《黄土地》等一系列第五代电影,但从那时起直到现在,我观念中的“中国电影”就是包括台湾、香港、内地在内的统称。总体上,我对香港电影关注不多,相对比较喜欢胡金铨的武侠片,比如《空山灵雨》。

近来我感兴趣的中国电影,有个讲述家里开饺子馆的女人的故事,不知英文名叫什么。还有,拍摄《一个和八个》的导演张军钊,你们知道他在哪里吗?我还有个心愿,很希望下一步能写有关贾樟柯的书。

口述:傅东

她独一无二

瓦尔达拍《短角情事》时,我才9个月大。作为“新浪潮祖母”,她是独一无二的,她是唯一的女性导演,同时也是唯一非科班出身的,她对电影语言有全新的思考,她的精神也与新浪潮相通。她的作品总是把女性作为表现主题,但又并不是为女权主义振臂高呼,而且趣味盎然。在她的影响下,上世纪60年代之后法国女性导演的数量不断增加。

感谢他的陪伴

他看过我所有的电影——《短角情事》刚拍出来时不知他有没有出生,还有我1982年在电视台放过的一个很小的作品,他居然都看过,我没想到他这么了解我的作品。他的父亲也是一位电影评论家,有这样能充分理解我的电影语言、认真去思考、去向普通人传达我的意愿和情感的人陪伴着,我感到十分幸运,我想对他说的就是深深的感谢。



阿涅斯·瓦尔达

导演、艺术家,被视为法国电影新浪潮的“老祖母”。1928年出生于比利时,1954年自编自导了首部剧情长片《短角情事》,此后以《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》《幸福》《无法无家》等作品确立了影坛地位。拍摄过33部短片、剧情长片及纪录片,最近几年兴趣转向装置艺术。她的电影兼具大胆探索的实验性和对生命的关注与热情,装置作品则展现了多元化的融合与趣味。

总想把现实和想象世界结合在电影中

年轻时,我读过一本美国小说,先读一三五七章,再读二四六八章,然后又按正常顺序读了一遍,相当于读了两个故事。奇妙的是,它们创造了一种共同情绪,这促使我想拍这样一部电影,于是《短角情事》《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》等一系列电影就这么出来了。我为这种拍摄方式创造了新说:用书写的方式来拍电影。

我这一生拍的电影并不算太多,但它们都在讲述同样的感情。我总在考虑怎样把现实世界和想象世界结合在电影中。我在纪录片里摆拍一些东西,或者在故事片里加上纪录

片的感觉。

在《五点到七点的克莱奥》里,片中女主角跟观众一起度过了90分钟的真实时间,但我们用了好几个月来拍摄这90分钟。等待结果或等某个人时会觉得时间特别长,但参加特别有趣的谈话时,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,时间根据我们的主观感受而发生改变,它是一个很奇妙、很有弹性的东西。

我死的时候,会像羽毛一样轻盈

我的纪录片《我和拾穗者》中有一些心形的土豆,装置作品里也有大量土豆,它们对别人来说没什么意义,但它们逐渐老去的状态有一种生命之

美,我似乎能听到它们的呼吸,有种特别奇妙的感觉。有时我觉得我爬满皱纹的手看起来也很像土豆——事实上,你不一定非得懂得艺术,你只需要会使用艺术来表达自己的。

我二三十岁时,曾经很担心生病、衰老、死亡,害怕那些不可知的事物,但现在我已经做好准备。我亲爱的丈夫雅克·德米去世时,我能想象他的骷髅戴着结婚戒指的模样,很丑,但不吓人。

我现在很享受生活,比如享受中国美食、足疗、像这样坐着和你们聊天,这都是上天赠予的礼物,非常美好。虽然我现在年老而发胖,但我感觉我死的时候,会像羽毛一样轻盈。

口述:瓦尔达